



熊的王者

俄羅斯的權力邏輯

THE BEAR INSIDE THE KREMLIN

李鴻谷 ★ 著

責任編輯
書籍設計

張俊峰
陳曦成

書名
著者
出版

熊的王者——俄羅斯的權力邏輯

李鴻谷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14 字樓

版次

2012 年 4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16 開（170mm×220mm）208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210-1

© 2012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封裡圖片：1988 年 9 月，俄羅斯民眾集合於莫斯科紅場。）

熊的王者

俄羅斯的權力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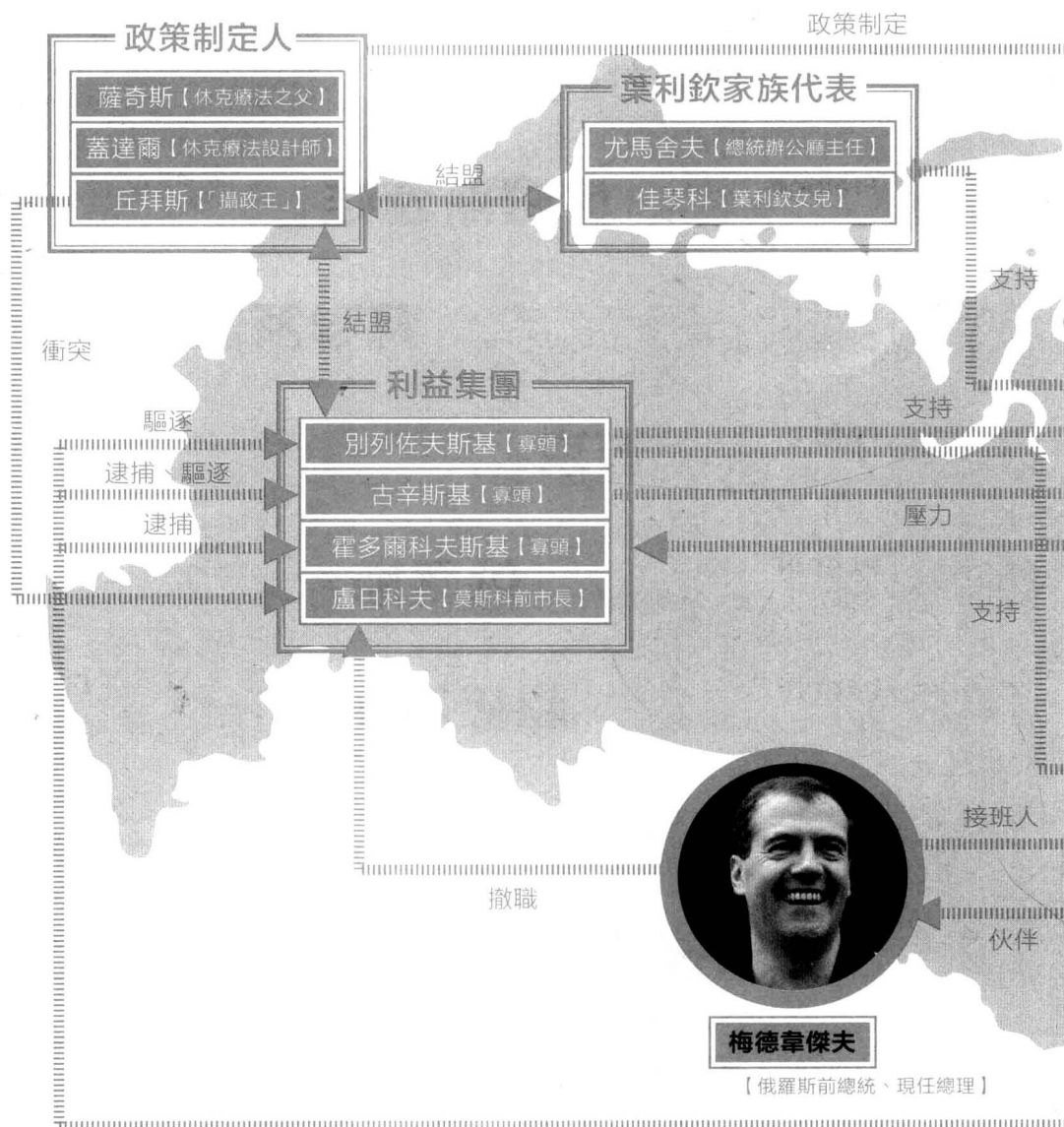
**THE BEAR INSIDE
THE KREMLIN**

李鴻谷★著





004	Power Structure	權力圖譜
006	Preface History of Russia	俄羅斯套娃
018	PART I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蘇聯解體
062	PART II Vladimir Putin	普京
086	PART III The Russian Federation	俄羅斯
148	PART IV The Super President	超級總統
186	Key Figures	焦點人物
194	Afterword	後記
207	Photo Credits	圖片出處





戈爾巴喬夫

【前蘇聯總統】

改革理念一致
政治權力鬥爭

影響

【前蘇聯領導人】

安德羅波夫

繼承



葉利欽

【俄羅斯前總統】

反對

反目

接班人

厭惡



普京

【俄羅斯三任總統、前總理】

導師

反對者

克留奇科夫【KGB末代主席】

哈斯布拉托夫【前最高蘇維埃主席】

久加諾夫【俄共領袖】

斯庫拉托夫【前總檢察長】

科爾扎科夫【前總統衛隊長】

領導者

切爾諾梅爾金【前總理】

基里延科【前總理】

普里馬科夫【前總理】

斯捷帕申【前總理】

索布恰克【聖彼得堡前市長】

任免

任免

任免

任免

Preface

History of Russia

俄羅斯套娃

見證普京歸來的現場

2012 年 3 月 4 日，莫斯科曼尼日納亞廣場。下午四五點開始，人群從各方向這裡雲集。

前一天晚上，這裡已經開始製造層層的隔離帶；大約有 1,500 平方米的俄羅斯三色國旗掛上了莫斯科賓館的西壁，幾乎整整擋住了一整面牆……沒有一個俄羅斯人願意告訴我們這裡正在搭建的大舞台是做什麼用的。答案在第二天——俄羅斯總統大選投票日當天揭曉，這裡是普京支持者聚會之地。

我們在莫斯科時間的當天晚上 8 時

30 分被允許進入廣場。被最嚴格地檢查，然後貼上藍色小紙條，可以進入了。

俄羅斯內務部統計，這天晚上普京的支持者有 11 萬人到達這裡。其實，對於像我們這裡的外國採訪者，反對者告訴我們：所有挺普的人，都是政府安排的。果真如此？曼尼日納亞廣場其實只有極小部分人群可以進入，其他支持者聚合在接近廣場的丁字路口，更多的支持者被警察攔在三條路的路口，這裡面可以迴旋的餘地實在太小。沒有那些整車整車運來的警察，以及他們對秩序的維護，這種集會有什麼結果，實在難說。我們穿梭各處，幾乎每個人都是興奮的，他們的喜悅，以及他們隨着音樂

扭動的身體不太可能作假。支持者的身體語言告訴我們，莫斯科寒冷夜晚的這次盛大的集會，不太可能被「安排」。

我們詢問廣場上的俄羅斯人，他們為什麼支持普京？沒有一個答案能夠清晰地說明普京的執政理念，理由只是：我們相信他！

相信普京，所以選擇普京。相信什麼，並不明確。這也是俄羅斯媒體難以向外國人解釋為什麼普京被選擇的難題所在。最主流的解釋是：這是俄羅斯傳統。俄羅斯人更相信一個人，而不是制度、機構以及黨派。

問題是：這個被相信的人為什麼是普京，而不是別人？難道梅德韋傑夫，一位現任總統——雖然他沒有參加此次選舉，不也可以值得被信任嗎？何以如此？這個疑問並不是在曼尼日納亞廣場裡誕生的。4年前，當梅德韋傑夫競選成為總統之後，普京會再回來嗎——這是所有人的疑問：他真能回來嗎？他為什麼能夠回來？4年後，答案揭曉：他確實回來了。但更重要的問題仍然沒有解答：他為什麼能夠回來？

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需要從蘇聯解體開始。由此出發，我們需要把一個又一個的成見放下，才可能接近答

案，接近那個「何以如此」。

蘇聯：崩潰的原因

戈爾巴喬夫為何選擇改革？蘇聯又為何解體？20年後，這一問題仍能引發足夠的關注與討論。只是認真說來，不免遺憾，中國論者多從本國左右意識形態出發，在「以蘇為鑒」的綱目之下，對別人的歷史，我們失去了基本的尊重。

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真正建立了能夠對抗美國的軍事能力，並整合強化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營；對此，美國的反應稍顯遲緩，勃列日涅夫末期，列根上台執政，重拾「星球大戰」計劃，武器對應武器——對蘇聯解體，美國人基本的解釋就是：這是列根戰略的成功。在相當的時期內，這也是我們理解蘇聯解體的主要因素。果真如此？其實，若論蘇聯的壓力，實非軍事而是經濟：油價下跌、貨幣貶值，以及西方不再向東歐國家貸款……

要承擔社會主義陣營道義與義務的蘇聯，其國內形勢更糟，勃列日涅夫軍事競賽的代價是經濟「漫長的停滯」，石油價格下跌，油價甚至低過蘇聯開採成本，國內經濟增長率低到1.5%……戈爾巴喬夫需要為勃列日涅夫的軍事競賽的成本「買單」。

所以，蘇聯的變革是內生性的，而非迫於外力；同時，它的起步是經濟性的，而非政治性的。戈爾巴喬夫上台伊始，其戰略選擇就是：加速國家社會性經濟發展。

至少最初，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政治選擇裡的常態——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經濟壓力，為空空蕩蕩的莫斯科商店裡的貨架提供基本商品。可是，在近3年時間裡，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沒有任何可見的成效。為什麼？這又要說回蘇聯的經濟制度，即計劃經濟制度，這是一個大議題。有趣的是蘇聯領導人對這一困境的解決方式。戈爾巴喬夫任命強悍的葉利欽為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期待他重振莫斯科——蘇聯最大城市的經濟；葉利欽又任命盧日科夫為他的「新經濟」助手——所謂「新經濟」，就是盧日科夫在莫斯科開辦「合作經濟」，審批成立相當於中國的個體戶，以及小私營企業……但當時能夠提供給他們的時間實在有限。

在一個國家的制度開始變遷，亦即歷史轉折之際，當事人如何能夠識辨制度改造的艱難。葉利欽的壓力當然巨大，他尋找的解決之道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他攻擊蘇共中央官僚，以及他們對莫斯科經濟發展的不支持，然後引火上身，與戈爾巴喬夫形成劇烈衝突。這

只是政客尋找脫責的常規技術，即經濟變革的不成功——而這實則需要足夠時間成本——用政治的、人事的原因搪塞。政治這一遊戲，「人事」是最小公約數，是人人可用的手段，但他的姿態與攻擊力度，針對的是戈爾巴喬夫，越過一般底線。

對經濟改革不成功的思考，以及由此而做出的回應，戈爾巴喬夫選擇的同樣是「政治」。在他看來，高度發育並充分成熟的蘇聯中央計劃經濟模式，幾乎沒有「破綻」可供改革，唯有由經濟而政治，按他自己的說法：「把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性因素。」經濟當然是政治，但如蘇聯如此高度統一，亦為罕見。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對經濟變革艱難的理解，以及解決之道，共同選擇「政治」的突破，並非偶然。觀察並分析、理解蘇聯解體，這是綱領性的脈絡。

公開性、民主化、多元論——1988年，戈爾巴喬夫提出了他的政治體制改革之策。蘇聯歷史由此逆轉，他也因此而為全球所知。

戈氏此舉的真實價值，在於他在兩條道路上同時啟動了蘇聯的變革：一為市場經濟的改革之道，一為民主政治的變革路徑。它們之間的相互糾結，是未

來歷史的「主旋律」。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體制改革，革新之策是將由蘇共控制的最高權力讓渡。在他看來，正是中央和地方黨委對權力的壟斷，以及由此帶來的腐敗，導致蘇聯經濟的停滯。被讓渡出來的權力，轉給按憲法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最高蘇維埃。在政治上近於「廢人」的葉利欽，也由此而重獲政治生命，並改變歷史。

歷史變遷的深刻的因素，或許真的只有事後才可能看清楚。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當然問題重重，它固然是蘇聯解體的基礎性因素，但歷史演進不只是「邏輯」上的必然，而是時勢與機緣促成，尤其是我們未必注意的關鍵要素的作用。

那麼，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何以導致蘇聯解體呢？簡言之，是民族問題這一關鍵因素。

蘇聯由 15 個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組成，這 15 個不同民族的共和國如何形成「蘇聯」的國家認同呢？在傳統蘇聯，由兩部分構成，其一為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認同；其二為民族認同。蘇聯人的身份證上，標注的正是這兩種身份。

但權力由蘇共中央轉移出來，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認同的聚合體，便因此瓦解。這是改革設計者所未曾預料的結果，隨後，民族認同便上升至第一位；而民族認同是分裂的，不是聚合的——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亦將不可避免。

傳統的俄羅斯玩具「俄羅斯套娃」，或許是這一變遷過程最具戲劇性的象徵物。當蘇聯取消意識形態認同，其結果，社會主義陣營——蘇聯控制的東歐集團由此分裂；這正如被打開的第一個俄羅斯套娃；循此邏輯，第二個俄羅斯套娃，蘇聯自身的解體，還奇怪嗎？而且獨立後的俄羅斯，又面臨着第三個即將被打開的俄羅斯套娃：車臣的獨立。正是因為對抗車臣獨立，俄羅斯進行了兩場戰爭，並因此深刻地改變了俄羅斯歷史走向。

一國歷史之演進，有其自身的基礎性條件。傳統俄羅斯，其現代化進程，最為充分而特殊的表現即為疆域的擴張，但如何整合如此廣闊之地域與民族，是這個國家所隱匿的國家結構性矛盾。蘇聯成長的歷史，不同樣是擴張。他們建立的不同民族認同，是意識形態。瓦解意識形態認同，國家結構性的矛盾便由隱而顯，成為歷史變遷不可抗拒的力量。當然，超然而論，將其視為歷史動力亦未嘗不可。

1988年，當戈爾巴喬夫完成他的「新思維」的國家改革戰略，他信心滿滿：「現在大家都已經意識到，我們國家這艘大船多年來一直繫在同一碼頭，如今已經啟航，要去作一次未曾體驗過的航行。」可是，3年後，這艘名為「蘇聯號」的大船解體了，沉沒了，能不令人悲歎。在俄羅斯訪問時，我曾問及年輕一代政治家對戈爾巴喬夫的看法，回應很決絕：他把國家賣給了西方！那枚諾貝爾和平獎章，在外國人如我們看來，是肯定的，至少是中立的，但不少俄羅斯人卻將其視為「出賣」的報償。這多少讓人意外。只是，如果我們把這個國家放諸於曾經的榮光裡觀察，或許就不那麼意外了。

那麼，戈爾巴喬夫以政治改革促經濟改革，果真愚蠢？回到歷史現場，如此輕易結論，也是不智。甚至相反，戈氏時代，各種約束條件之下，他的認識是清晰的，其選擇在理論上是極高明的，也唯有蘇共中央總書記才可以如此選擇。但是，歷史邏輯並非可以人造，比如蘇聯的民族問題，一種結構性的國家矛盾，它超越了當權者，以及那個時代有限的理性範圍。國家解體，斷非單純的所謂計劃經濟體制之類，而與國家的深刻的結構性矛盾相關。戈爾巴喬夫的聰明與天才，卻在不經意間觸動了這個國家的命門，悲劇就此誕生。

俄羅斯：問題未解決

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為權而戰，衝突頻頻，讓人看得眼暈。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三國簽署「獨立國家聯合體」，徹底意味着蘇聯解體。在奪權爭鬥的敘事邏輯裡，葉利欽此舉，被俄羅斯媒體和民眾理解為「報復」戈爾巴喬夫，即使葉利欽本人也如此認為。畢竟將一個國家斷送，其責任之巨，無論是誰，都會心生懼意。

葉利欽果真反戈爾巴喬夫？不是，在政治理念上，他們一致，只是表現出來的狀態，葉利欽更極端；他們之間的對抗，真實原因確實是權力而非其他。掌控獨立之後的俄羅斯，葉利欽承受的壓力比摧毀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更大。

首先必須解決的是政治制度問題，即俄羅斯究竟是採取總統制的民主制度，還是議會制的共和制度？亂世的強人葉利欽，樂意採用的辦法，就是將一盤正在下的棋，用手抹掉棋盤上的棋子，並且宣佈自己贏了。在與議會爭端的關鍵時刻，葉利欽動用軍隊控制並佔領議會所在的「白宮」，迫使議會投降。以武力解決政治衝突，這是惡例。這段歷史，意外與值得俄羅斯慶幸的事實在於，軍隊並沒有借此機會成為「國王的製造者」，他們冷漠以待。因而俄羅斯沒有

重蹈眾多國家現代化過程中軍隊擅權的狀況，也因此俄羅斯沒有進入更漫長的動亂與動盪。

經此一役，葉利欽終於建立「超級總統制」。三權分立的結構之上，是總統及其權力。這一結構安排，是當年憲法的基礎原則。但世事弄人，超級總統制下的葉利欽，卻是一位極度孱弱的總統。

俄羅斯獨立，更無時間成本來清理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種種關係，獲權者無論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也無論是總統還是議會，民眾之生存，必須放在第一位。葉利欽的「休克療法」與「國家財富重新分配」，是其進入市場經濟的路徑。

對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漸進主義，俄羅斯的急進，成本當然昂貴，但俄羅斯有「漸進」之條件嗎？按亨廷頓的分析，國家轉型有賴於國家權力具有強力的控制者，這個時刻的俄羅斯，劇烈動盪之中，何來強力控制者？反葉利欽的議會一派的經濟主張是漸進主義，但實則也是憑空想像而已，中央權力即或強大如蘇聯都已瓦解，獨立的俄羅斯一時之間，那有這般權力資源。

政治是理解俄羅斯的綱領性脈絡。

「休克療法」以及「國家財富重新分配」之所以採用，其實際操盤人蓋達爾與丘拜斯說得很清楚：俄羅斯確實沒有建立保障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律、法規、機構，以及組織……這正如沒有拳擊台，卻將拳手放出來搏鬥。但為什麼仍然如此選擇？時間不夠！如果不迅速放出「拳擊手」，就可能重回計劃經濟的舊窠。對於這代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創立人，他們的「政治任務」不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而是首先毀滅可能使這種經濟制度出生的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

簡言，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一條是民主制度的市場經濟，一條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兩者之間的衝突，才是俄羅斯市場經濟道路選擇的決定性因素。

休克療法後果如何？戈爾巴喬夫宣佈辭去蘇聯總統之際，跟葉利欽的談判結果是：他退休後的工資為 4,000 盧布——相當於俄羅斯人均收入的 40 倍，而經過休克療法，這一優厚的退休工資，相當於多少美元呢？2 美元而已。前蘇聯總統尚且如此，何況普通俄羅斯人。劇烈的制度變遷，其社會代價當然不菲。與這種被剝奪同時，「新俄羅斯人」——以瓜分國有財產起家的寡頭成長起來。俄羅斯的市場經濟生成之途，在生長出「寡頭利益集團」的同時，還生長出以

盧日科夫，就是那位莫斯科市長為代表的「地方利益集團」。這就是俄羅斯轉型的成本。

兩條道路的鬥爭，是俄羅斯休克療法選擇的決定性因素；反過來，休克療法對俄羅斯人的剝奪，又加劇了兩條道路鬥爭的強度。這個時候，俄羅斯不是在政治制度上選擇了民主制度嗎？鬥爭進入合法狀態——1996年，葉利欽還能夠競選上總統嗎？他最強勁的競爭對手是俄共的久加諾夫，俄共綱領簡單：國有化！這是換了用語的計劃經濟。

這是俄羅斯的關鍵時期，是向充滿荊棘的民主制度市場經濟繼續走下去，還是重回舊路？

葉利欽能夠贏得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並保證新制度的繼續嗎？這個時候，葉利欽是真正想把棋盤上的棋子用手抹去，他決定解散議會（國家杜馬）、解散俄共，並推遲總統大選。因為，他毫無勝算的機會。

最後葉利欽忍住了如此極端選擇。新生成的兩大利益集團，寡頭利益集團與地方利益集團幫助了他，他贏了自己的第二個總統任期。他的代價是什麼呢？本來就極端缺乏的中央政府權力資源，經此選舉，兩大利益集團迅速成長

並成熟。寡頭利益集團為了消除未來可能的制度改變，決定自己來充當「國王製造者」——寡頭們的觀念十分簡單：權力應當聽命於財富。聰明如葉利欽當然意識到這一變化，「金融資本變成了政治資本，銀行家們開始試圖公然地、直接地對政權機構施加影響，在政治家背後操縱國家」。而地方利益集團希望改變在與中央政府就財政分配談判中的被動地位，他們需要「自己的」「地方上」的人成為未來的俄羅斯總統。

休克療法與國家財富重新分配的市場經濟急進道路，與剛剛誕生的民主制度的俄羅斯方式結合，迅速長出既順理成章，又似乎不可思議的俄羅斯衝突。它的經典性表演舞台是：總統競選。這在相當的意義上，雖然俄羅斯憲法確立了「超級總統」制度，但誰在控制這個國家才是真正的疑問。更準確地說，有人控制這個國家嗎？

葉利欽在競選他的第二個任期之前，就身體糟糕；而競爭成功之後，去作心臟搭橋手術，之後不斷生病住院……這個國家有超級總統制度，而現實卻是一位病夫在治國——他是否真的在治國也是疑問。

亦在此時，在1996年總統競選中失利的久加諾夫領導國家杜馬裡的多數

黨，對葉利欽提出了五項罪名的彈劾案。這是一種力量的顯示。提出彈劾案這年，正是 1999 年，俄羅斯新一輪的國家杜馬選舉，以及總統選舉即將到來。盧日科夫以及他參與領導的地方利益集團，結合被葉利欽解職的總理普里馬科夫，組成強大的「祖國——全俄羅斯」競選聯盟——他們與俄共合作，看上去，國家杜馬地方利益集團與佔據杜馬第一大黨地位的俄共，將成功取得超過 2/3 的絕對多數議席。果真如此，葉利欽意味到的危險是：「總統選舉都將變得毫無意義。」因為擁有超過 2/3 的國家杜馬議席，不再是提出彈劾案這麼簡單，提出憲法修正案並且通過都將沒有任何問題。

曾經支持葉利欽的地方利益集團現在拋棄了他，那麼，寡頭利益集團呢？這一集團內部在分化，不同寡頭控制的不同的媒體集團，分別支持葉利欽，或者地方利益集團，不再像 1996 年總統選舉時那麼「團結」，他們開始製造各自心儀的國王。1996 年總統選舉尚在新舊「兩條道路」上競爭，而這一次的總統選舉，舊道路派俄共與新生力量——地方利益集團已經結合，這種結合要強大的多，是具有統治性的政治力量。

在兩年不到的時間裡，葉利欽分別選擇了 4 位總理——這是他尋找接班人的

台階，但如此頻繁換將，政治資源的極度缺乏已是不爭事實。最後，他選定了普京。

普京有能力收拾亂局嗎？

普京的選擇

制度變遷，無論民主制度還是市場經濟，由社會主義蘇聯轉型而來，是要付出成本的。蘇聯的民主政治制度發生史，其社會成本之昂超過想像。按俄羅斯國家統計：1991 至 2000 年，僅僅 10 年時間，俄羅斯 GDP 下降 40%，即使俄蘇參加過的兩次世界大戰，其 GDP 也從未下降如此劇烈——第一次世界大戰下降 25%，二戰則下降 21%。

未來總統，無論普京，還是其他人，都必須面對這個俄羅斯現狀。

普京能夠拯救俄羅斯嗎？且慢，這個時候，真實的問題是，普京能當選俄羅斯總統嗎？所有政治算計，面對地方利益集團與俄共的結盟，他無任何勝算可能。但是，權謀邏輯畢竟敵不過歷史邏輯。蘇聯何以解體，民族矛盾——國家結構性矛盾裡「俄羅斯套娃」的一環而已，而這個時候，俄羅斯面臨着正在被打開的第三個套娃：車臣尋求獨立。而且以恐怖襲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他

們的不妥協。

民族問題作為這個國家結構性矛盾，深刻而持續。

1994年，第一次車臣戰爭爆發。在戰和之間，俄羅斯政府、軍隊、媒體以及民眾，猶豫搖擺——蘇聯可以放棄社會主義陣營，俄羅斯可以從蘇聯獨立，那麼，循此邏輯，車臣為什麼不可以獨立呢？在道義上，車臣獨立將作為一個危險的先例使俄羅斯不復存在，但這不能說服民眾放棄對車臣獨立的認同。這同樣也是葉利欽的兩難，他一方面主導俄羅斯從蘇聯獨立，另一方面他又要捍衛俄羅斯疆域完整，而反對車臣獨立——如此短時間之內的反覆，道理如何說得通？

渙散的俄羅斯更面臨戰爭道義上的困境，國家武力機構應當面對的是外敵而非國內民眾，他們如何可能向車臣人開槍？軍隊對即使展開的車臣戰爭並無足夠的熱情。第一次車臣戰爭，未戰而被屈兵。

普京獲任政府總理兩天前，車臣叛軍攻入鄰境村莊，第二次車臣戰爭就此拉開序幕。與第一次不同，此次戰爭，車臣方面頻繁採取恐怖手段攻擊平民，幾百名平民在睡夢中慘死。如此恐怖行

為，引發了俄羅斯前所未有的恐慌。恐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過去的、理性的對車臣獨立的認同，特別是情感上的負疚感，在炸彈面前，在親人死亡面前，變得無足輕重……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因為車臣的恐怖襲擊帶來的民眾情緒的逆轉，有了高度結合的機會。想想曾經並不準備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國，一次珍珠港襲擊事件，改變了歷史的走向。第二次車臣戰爭，完全類似。

普京的選擇很極端。他決定的戰略是最強硬的攻擊：對盤踞在北高加索地區的武裝力量，軍方不是採用簡單的驅逐戰術，而是要將他們全部殲滅！

普京這位前 KGB 官員，一直在忠誠國家的教育與生存環境之中，但蘇聯就在他眼前解體，忠誠對象不復存在——至少對他的後果是，如果有機會捍衛這個國家的完整，他將不惜代價。他的代價是什麼呢？他決定最強硬的攻擊，代價只是一個總理的位置。在他看來：「這是不大的代價，我準備付出。」

因為被恐慌而重新聚合的民眾的情感——他們需要一位強悍的領袖；也因為堅決打一場強硬的戰爭，之前甚至毫無人知的普京，支持率開始跳高。很偶然，他站到了新的歷史轉折點上，他順應了歷史的邏輯。那個可能無休止持

續下去的，被不斷打開的俄羅斯套娃，他決意制止。民意開始傾斜，嚴重傾向普京……沒有意外，他第一輪即獲選總統。同時，他也獲得了他的前任所從未有過的巨大的民意支持——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最大的政治資源。

地方利益集團因為反對戰爭，他們的政治聲望一墜再墜，甚至不如杜馬選舉前兩個月才成立的「政權黨」——即以支持總統主張為政綱的政黨。地方利益集團迅速瓦解，他們融入「政權黨」，完成合併。

戈爾巴喬夫因為政治改革，取消意識形態的國家認同而導致蘇聯解體；普京因為戰爭，阻止俄羅斯再度解體而獲得巨大的政治資源。前後僅僅十多年，反覆可謂迅速。由此而觀，國家結構性的矛盾——所謂歷史邏輯的作用，才是決定政治得失和個人沉浮的關鍵所在。

那麼，普京將建立怎樣的俄羅斯發展道路呢？他對這個為民主政治制度與市場經濟轉型而付出重大代價的國家，有著這般認識：俄羅斯正處於數百年來最困難的一個時期，大概這是俄羅斯二三百年來首次真正面臨淪為世界第二流國家，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簡言之，普京面臨的俄羅斯現實，是這個國家系統性危機。

俄羅斯耗去昂貴成本而建立的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對於普京，都只是他恢復俄羅斯強大的一種手段而已。強大的國家，強大的俄羅斯，這才是普京的選擇。

「普京道路」已經確立，那麼，他如何整肅格局，集合資源呢？普京上任之初，即開始整肅寡頭，無論是政治的反對派古辛斯基，還是自認為「國王製造者」的別列佐夫斯基，他都沒有手軟，以最終驅逐出俄羅斯而告終。這一過程，以2003年尤科斯石油公司被收回國有為標誌，稍後確認了對549家具有戰略意義的企業限制私有化——在銀行、飛機、船舶、鐵路等關乎國計民生的領域組建國家控股的大型企業。興起於葉利欽時代的寡頭利益集團，自此，不復存在。從「理想的」民主政治結構上看，這是對正在發育中的民主制度的一種傷害，但悖論之處在於，民意卻絕對支持普京此舉。完成對尤科斯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的逮捕之後，普京以71.2%的超高得票率第二次當選總統。

整肅寡頭利益集團的同時，普京開始從制度層面完成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垂直控制」。這一控制能夠建立，仍然是「戰爭」幫助了它——2004年，車臣恐怖分子一系列的爆炸事件，尤其是別斯蘭人質事件。這是第二次車臣戰